

# 四昼夜与一辈子

〔苏〕娜·彼·马雷金娜 著



重庆出版社

12.4

2572.4  
258  
1

# 四昼夜与一辈子

〔苏〕娜·彼·马雷金娜 著

赵坤曾 译  
王俊仁

043927



女子学院 0059596

重 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余琳

封面设计：徐赞兴

版面设计：刘黎东

〔苏〕娜·彼·马雷金娜著·赵坤曾 王俊仁译

**四昼夜与一辈子**

---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南充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5 插页2 字数113千  
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8 000

ISBN 7-5366-0168-9/I·18

定价：1.30元

## 内 容 提 要

《四昼夜与一辈子》选自苏联女作家娜杰日达·彼得洛夫娜·马雷金娜军事题材小说集《情侣与战争》，曾获得法捷耶夫军事爱国题材优秀作品奖。

小说着意描写了一名普通的妇女对一名红军指战员忠贞不渝的爱情，从而体现了广大苏联人民对红军的热爱、对伟大的卫国战争毫无保留的支持。小说中感情描写细腻，以情动人，以情取胜。整个故事环节紧扣，女主人公思潮起伏，回肠百转，读来感人至深。本书是一本较好的以战时爱情题材为主题的爱情小说。

## 第一章

### 1

他那张被风吹日晒的脸，乌涂涂的，几乎呈深棕色，就象一张底片。两道淡淡的眉毛模糊不清。头发也是淡淡的颜色，稀稀拉拉的。他浑身上下好象是由许多棱角拼凑而成：颧骨和眉弓，尖下巴颊和鼻子，以及瘦削的肩膀都如山石突兀……不过，这是叶连娜来后才看清楚的。而在初遇的一瞬间，她看到的只是深陷的双颊和眼窝。“可怜的人，你怎么这样瘦呢？”她想，一面回答他说，可以，能腾一个房间，因为她和小女孩住拐角那间小卧室就够了。她象乡下女人那样沉重地叹了口气，承认他并不讨人喜欢。于是，一种恻隐之情更加强烈地涌上她的心头：“他多么瘦弱，多么消瘦啊！”

叶连娜还想，他这位军人，领章上有三个小立方块，或许也象出差借住在邻居托尼娅家的那个大队一样，能给家里带来一份干粮。托

尼娅说，军人们的供给很好。叶连娜心想：也该让他们吃得好些，得有力气去打仗啊。而打仗嘛，显然是不容易的，我们老是一个劲儿地撤退，撤退……

叶连娜又沉重地叹了口气。

战争在她全部生活中打上了严酷的印记。叶连娜不论考虑什么事，种种思绪便不由自主地飞向前线，就象树枝连着树干一样。叶连娜认识的人——她街坊的和家乡城市的男子汉们——都在前线打仗。就是没有她的亲属在前线。

叶连娜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她觉得，似乎自己有一半已同大家共同的、融为一体的艰苦的战时命运截断了联系。在众人面前，她总是有一种忐忑不安的羞愧感，好象没有亲属上前线是她的过错似的。

叶连娜常想，假如没有这个小女儿，战争一开始她就上前线了。

指挥员从肩上取下背包，脱下军大衣，把它挂在墙上的线轴上。

叶连娜一看见板凳上的背包，就又想起干粮来了：“哪怕带一份来也好。我就往锅里多添上半杯——只是半杯！——水，好给佐伊卡匀出点汤汁或稀粥。佐伊卡太弱了。她面黄肌瘦，有时看了令人可怕。两只小胳膊象藤条似地耷拉着……哎呀，但愿他能心领神会，拿出一份干粮来！再说只添半杯水——这实在是微不足道。”

“您不洗洗脸吗？”叶连娜忽然想起来，问道。

指挥员用手抚平头发，摇摇头，说：

“不，我刚在防疫站洗过了。”

叶连娜把他领到客厅。

“这就是您住的屋子。”

佐伊卡背上裹着小围巾，从卧室里走出来。她站着，颇感兴趣地打量着指挥员。叶连娜轻轻地把她推向门口，说：

“去吧，去吧，小闺女，去玩娃娃。我来烧茶炊。”

佐伊卡听话地躲进小卧室，叶连娜就到厨房去了。

这是一间所谓的厨房。整个住房由一个通间组成，用一块未碰到顶棚的、涂成天蓝色的薄板隔成两部分，一间极小的卧室和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小厅。第三部分是门口剩下的那点地方，这就是厨房。

屋内家具十分简陋。卧室内有一张很旧的，被蠹虫蛀蚀了的木床，上面铺着用布头拼成的被子。屋角有一张歪歪斜斜的小桌子，上面放着一个装过《卡门》牌花露水的小瓶子，瓶中插着一朵纸花。还有一把瘸腿椅和一只小铁皮箱子。

客厅里的陈设阔一些。一张带有花纹靠背的铁床收拾得很讲究：镶花边的床单，粉红色的罩单和一个带花边的枕头。窗台上放着天竺葵。在刮得净光锃亮、露出黄色木质的地板上，铺着一块小地毯。这是一块煮洗得很干净的麻袋片，四周用大红缎纹布滚边。墙上挂着的普通镜框里有佐伊卡、叶连娜和她父母亲的照片。叶连娜的母亲是在战争爆发前去世的，父亲是在攻打沃洛恰耶夫卡①的最后一

① 1922年2月5—14日，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向阿穆尔铁路线上沃洛恰耶夫卡一带的白匪军极其坚固的阵地发起强攻，苏联军队伤亡甚重，但最终解放了伯力城。——译注

天被白匪杀害的，墙上还挂有根据这些照片临摹的肖像画；有叶连娜的父母，叶连娜本人和佐伊卡。

厨房里有一张桌子和几个凳子，还有一个长条凳，下面放着几只铁锅。炉子旁边有一段短木头垫在茶炊下面。碗架用花花绿绿的印花布帘半掩着。煤油灯悬挂在桌子上方。炉旁放着炉叉<sup>①</sup>和火钩子，茶炊的烟囱放在炉口上面的壁龛里，这就是全部家当。

叶连娜往茶炊里添上水，点着火，独自想着这位指挥员。他是如此瘦弱，显然很劳累了。她心里总是涌塞着一种怜悯的感情，而那个强烈的愿望——让他在她家里养好身体，休息一下——则使她心中充满喜悦和活力。“我真糊涂，只惦着给佐伊卡弄点汤汁和稀粥，”——她责备自己。“看来，他自己也需要吃得好点。我要为他尽心竭力。”她微笑着自言自语，并为这些心里话感到害羞起来，自己在自己面前也觉得不好意思了——由于这番自白和那愉快的微笑：“哎哟，姑娘，你这是怎么啦？……”

茶炊里的水开了，呜呜地叫着，发出悦耳的声音。叶连娜挨近炙热的茶炊外壁暖了暖冻木的双手，高兴地想：“茶炊也嚷嚷着要说话了……”她拿下茶炊的烟囱，用一些干悬钩子代替茶叶沏上水泡好。“都准备好了。我要请他入座了……”她上下打量了自己一番，理了理头发，抖了抖短上衣，在门口扫掉毡靴上从柴禾垛沾满的锯末。一切停当后，

---

<sup>①</sup> 在俄式炉子中取放锅盆的炉具。——译注

她心情激动，面色绯红地朝小客厅望去。

她分辨不清军人们的各种标记，不懂得标记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这位军人有什么官衔。对她来说，所有佩戴勋章的人都是大人物——指挥员，首长。而这位军人的领章上有整整三个小立方块，而且还有一枚坦克标记。就是他，这位坦克兵的大指挥官，未系腰带，敞着领口，正坐在地板上 and 佐伊卡玩耍呢。佐伊卡从他膝上探出身子，要用她的破连衣裙下摆去蒙住那个亲手用碎布头做的娃娃。她用那苍白、瘦弱的小手指头吓唬指挥员，小声地命令道：

“现在不要吵了！现在娃娃要睡觉了。”

“我来给娃娃唱支催眠曲吧；行吗？”指挥员也小声地问，“那样，她马上就会睡着的。行吗？”

“行。”佐伊卡答应了，并且搂住他的脖子。他把佐伊卡抱得更舒服一些，使她紧偎在自己怀里，一面哄着睡觉，一面唱了起来：

“狗熊睡着了，大象睡着了……”

忽然，他发现叶连娜正站在门口，他感到很窘，有点不知所措地小声说：“我们这是在玩……”

“哎呀，如果，如果我有白面包或奶渣饼，”叶连娜想，“我就拿给他吃了。多么好的人呀！真是地地道道的好人……”于是她又为自己的心里话感到难为情了。“啊呀，姑娘，当心……”

“茶炊开了。您喝碗淡茶吧。”叶连娜说。

他按自己的理解领会了她的意思。他着了忙，一面站起

身来，一面系上军便服的扣子，从椅子上抓起腰带。

“是的，是的，当然……马上……稍等一会儿。”他赶紧从叶连娜手中接过茶炊。“您怎么端得动？可重啦！”

“可是每天有谁来帮我端呢？”她问道。

“是的，不过……现在我能……我应该这样做！”

“亲爱的，你真是个好人。”叶连娜微微一笑，心里这么想。

指挥员解开背包，说：

“这是茶叶……面包……罐头。糖不知塞到哪儿去了。哼，丢了……在这儿。还是两大块。这儿还有一小块脂肪，不丁点儿，真的……”

指挥员显得不大好意思，不大自然。可是，他两只手的动作却很利落。他急忙掏出自己背包里的东西，同时就象给主人添了麻烦而感到特别抱歉似地望着叶连娜，似乎在问，还能为她做点什么好事呢？叶连娜兴奋得喉咙一下子哽咽住了。

“您能给我做点饭吗？”他问道。

“他的声音柔和而温存。”叶连娜想，并未留意他的话的意思，只是想听听他那悦耳的声音。她感到吃惊的是：这个人完全不象一个钟头以前走进她家门坎的那个军人。那时他的脸只是一副疲倦的样子，不知是从目光中，还是从嘴角的皱纹流露出来的。而在其他方面，他整个人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动人的腴腆，对人体贴入微，细心周到。而且还挺漂亮。“象他这样的人，我怎么会觉得不讨人喜欢呢？他的头发嘛，是那么柔软光滑，就象孩子的头发一样！而那双眼

睛……就象调得稠稠的蓝靛，令人不由得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那两道眉毛是这样动着：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叶连娜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看来，是要拒绝吧？于是指挥员急切地恳求起来。

“好，我同意。我很乐意。”她答道。

佐伊卡也喜欢上这位军人。有点怕生和孤僻的佐伊卡已经和他很要好了。此时，她拽住他的马裤，高兴地喊道：

“喂，喂！我们要喝悬钩子沏的茶了！”

“我们要喝真正的茶，”他纠正她说。“茶里还要放糖。还要吃焖肉罐头。”他举起佐伊卡向上抛，用脸在她瘦弱的身体上胳膊了一下。“我们要吃，好吗？”

“要吃，要吃！”佐伊卡笑着，已经从他怀里向桌子——向自己的高凳子——探过身去。

叶连娜好久没感受到这样愉快了——她感到轻松、惬意。指挥员给她和佐伊卡在面包上加上焖肉，斟上真正的茶水，并且尽量不被察觉地在她们碗里放进糖块。

可不是嘛，叶连娜在生活中还从未感到过如此愉快！

在高兴快乐的时刻，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最艰难，最痛苦的事情。叶连娜突然想起，下了班，从托儿所接回孩子，把在路上就睡着的佐伊卡放到床上，赶忙去插门——不单上了锁；而且插好门闩。每当她原先的（她是这样决定的）丈夫来到时，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举止粗野，不堪入耳地叫骂着，威胁说要放火烧房子，要砍死她这个“自己合法的妻子”，并且眼看就要把沉重的门扇从合页上猛撞下来

了。叶连娜担心女孩醒来，被轰响声和叫喊声吓着，便把她抱在怀里，在客厅的窗沿下来回走动——让他看看，她并不害怕。斯捷潘捶着窗子，捶了这扇，又捶那扇，在窗下奔来奔去。他将鼻子扁扁地贴在玻璃上，手心紧捂着太阳穴，望着屋子尽里头，威吓，央求：

“开开门，叶尔卡！”

叶连娜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就让他看看，她既不躲在屋角，也未怕得发抖。她不会象别人见到他喝醉了酒那样。斯捷潘无法理解，为什么，为什么她不害怕？他感到自己的凶神恶煞无能为力了，就走下台阶，痛苦起来——哭得昏天黑地，离奇古怪，令人可笑。叶连娜可怜起他来了。她从屋里走出来，走下台阶，走到他身旁，平静地小声安慰他说：

“你还年轻，能找到妻子的。可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你在一起了，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你第一次打了我，而且是照着心口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起初我咬牙忍着。我总想，你会明白过来的。可是你第二次又举手打我。斯捷巴，象你这样的丈夫我是无法忍受了。用脚踹一下狗，它还会对主人抱屈一个礼拜哪。何况我是人呢，斯捷巴。这些事是忘不了的。”

“原谅我，叶连努什卡！我……原谅我！看在基督的面上，让我进屋吧。现在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不，斯捷巴，这是你喝醉时的许诺。”

“喝醉时？”他厉声反问，没有再说一句话，就走了。第二天傍晚，斯捷潘来了：没有喝酒，穿得干干净净，

刮了脸，理了发。在敞开的短皮大衣里面，穿了一件黑缎子斜领衬衫，上面钉着一排白色的纽扣，象手风琴的琴键似的。脚上穿着一双带粉红色花纹的毡靴。

叶连娜从窗口就看见他这副打扮，便一脚把盛煤的铁锅推到长凳下面，用手拂掉桌子上并不显眼的碎屑，拾起地上一块劈柴片，扔进炉子里。她把自己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围裙不太干净，脱下来，团成一团，塞到盛着水的小木桶里。

斯捷潘走了进来，站在门口的蹭鞋垫上，摘下帽子。叶连娜想：“就象上教堂来了。”斯捷潘瞅着她，默默不语。

“喂，你好，”叶连娜说。她推过去一个板凳：“坐。”

他没让他脱外衣：好叫他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他明白这一点，强做出笑脸说：

“你说不让我喝酒……我这就……”

“你坐下，坐下。”

他坐了下来——侧着身子，犹豫不决，眼睛盯着手中的帽子。她又可怜起他来了。她想说：“脱掉短大衣，留下来吧。”可是，佐伊卡在卧室里哭起来了。

“你等等，我马上……”

她给孩子换着尿布，一面回想起：和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她的心灵是多么痛苦和不安宁，由于这种持续而紧张的烦忧和斯捷潘凶狠粗野的言行，她已经厌倦不堪了。

“唉，斯捷巴，”她抱着裹在被子里的佐伊卡，走来说，“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她在厨房里来回走动，一面摇晃着佐伊卡，给孩子哼着催眠曲，不时地停来说：

“早先就该想一想。可是现在——已经晚了。”

她又重新给佐伊卡哼着乡下那种不大柔和的摇篮曲：

睡吧，睡觉吧，

轻轻拍着睡觉吧，

轻轻拍上二十五，

佐伊卡睡到大中午。

她又对他——原先的丈夫说：

“对你这种人我决不能原谅。我一辈子也不能原谅。我倒是想这么做，可是办不到。这是什么样的家呢？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可是我老要想：‘他打过我，照着脸打。’不管我们走到哪儿，我总是想着：‘人们看着我们，想必是窃窃讪笑，瞧着倒是挺和美的一对，可他经常使劲揍她呢。’我们躺下睡觉，而我……不，我不能原谅，斯捷巴，你不拿我当人。”

“原谅我，我在说，原谅我。这样的事再也不会有了。”

“会有的，斯捷巴，会有的，你们叶夫斯季格涅耶夫家的人向来都是这样。你们都是人面兽心。尼古拉，科斯嘉，格里戈里——你所有的哥们弟兄打老婆都是心毒手黑。他们把我们城里第一流的姑娘都给折磨成少言寡语、愁眉不展的

婆娘了。我不想，也不能原谅你这样的人。”

佐伊卡在睡梦中巴哒着嘴唇。

“睡着了……”叶连娜把她抱进卧室，放在床上，返回来，又说：

“我不愿意让我们的后代佐伊卡过这种日子。她不会认为，丈夫们抽打我们这些婆娘，好象是活该似的。我要把她从叶夫斯季格涅耶夫式的残暴肆虐中解救出来……你喝茶吗？”她问，一面从碗架上取出茶具。

“叶连努什卡！”斯捷潘猛地站起身来，向她跨进一步，痛苦地抓住她的双手。“叶连努什卡，你愿意我们一起走吗？走得远远的？”

一只碗碟从她手中掉了下来。她蹲下收拾碎瓷片。

“你把自己的礼物……打碎了。这就完了，现在我家里没有你任何东西了，斯捷潘。”

他粗声地叹了口气说：

“全明白了。”

他拣起掉在地上的帽子，在膝盖上拍打了一下。他站着沉思了片刻，猛地转过身子，微弓着背，跑出屋去。叶连娜从窗口目送他离去。他没戴帽子，两臂大幅度地摆动着，几乎是在街上奔跑。她又可怜起他来了。她也可怜自己和失去父亲的佐伊卡。但更可怜他，斯捷潘。

从那天起，他再没来过。起初，她常想他，责备自己，认为自己做得太无情了。有一个想法使她非常痛苦：也许他真的变好了呢？

托尼娅——她的女友和邻居——很快就打听清楚（其实在这个小城镇里，这也不是特别的秘密）：父母给斯捷潘另外找到一个媳妇，也带着房屋，还外加一头母牛和几只绵羊。但他断然拒绝了。人们常常说起，他喝醉时还经常想起自己的叶尔卡。

“或许，你该原谅他了吧？”托尼娅问。叶连娜沉默不语。她是不会走回头路的。

“你真是冷酷无情，连卡！”托尼娅感到很奇怪。

不久，斯捷潘就出走了。

“他到北方做工去了，”托尼娅这位百事通说。“大概，他去挣大钱了。他是去伐木区。现在你可以过安静日子了。”

然而，就在此时，却开始了最烦人的事情。斯捷潘的许多亲属都造谣中伤叶连娜，散布流言蜚语。一见面，叶夫斯季格涅耶夫家的每一个人都对她进行侮辱，谩骂，以此视为己任。甚至他们家那些平素少言寡语的媳妇们，也都起劲地对她说些尖酸刻薄的话。

“臭美，穿上长毛绒短大衣，打扮起来了。”一个媳妇说。“她撵走丈夫，大概就是为了招来别的男人。瞧，打扮得跟过节似的。”

“瞧，她在大街上逛来逛去的，这个不要脸的骚货。”另一个媳妇说。“这样的没羞没臊，还不一头扎进冰窟窿里去！”

“她的肝都烂掉了，这个巫婆，让她在大火里被烧

死！”叶连娜的婆婆喊道。“她用妖术把我儿子给迷住了，然后又把他赶走。而我儿子被搞得精疲力竭，神魂颠倒。该死的娘们儿，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而为了这样的事……”尼古拉意味深长地攥紧沉重的大拳头。他不屑地啐了一口唾沫，说：“只是不愿意弄脏我的手……”

“等着瞧吧，”康斯坦丁警告说。“耻辱是要洗刷的。至于用什么来洗刷——这是尽人皆知的……”

叶连娜毫无惧色。使她感到离奇古怪的是，那些在某个快被遗忘的童话故事中的凶神恶煞，仿佛在她面前复活了，而这些凶神恶煞在人的现实生活中是荒诞不经的，多余而陌生的：所以，她只是冷笑，似乎自己在笑自己，就这样——嘴角上和目光中都带着冷笑——从他们旁边走过。在她身后传来的不知是诅咒，还是惊叹：

“啊，魔鬼，而不是女人！”

后来，过了三、四个月，斯捷潘的母亲跑来找她，一脚跨过门坎，就咕咚一声倒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斯捷布什卡……斯捷潘一潘一潘……我的好儿子呀……”

叶连娜知道：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她站在炉子旁，抱住突然感到发冷的肩膀，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人：假如我不把他推开，假如我让他回来……”等婆婆哭够之后，叶连娜默默地把她扶起来，把披巾披在她肩上。

“这是怎么回事？又喝酒了，还是怎么啊？”